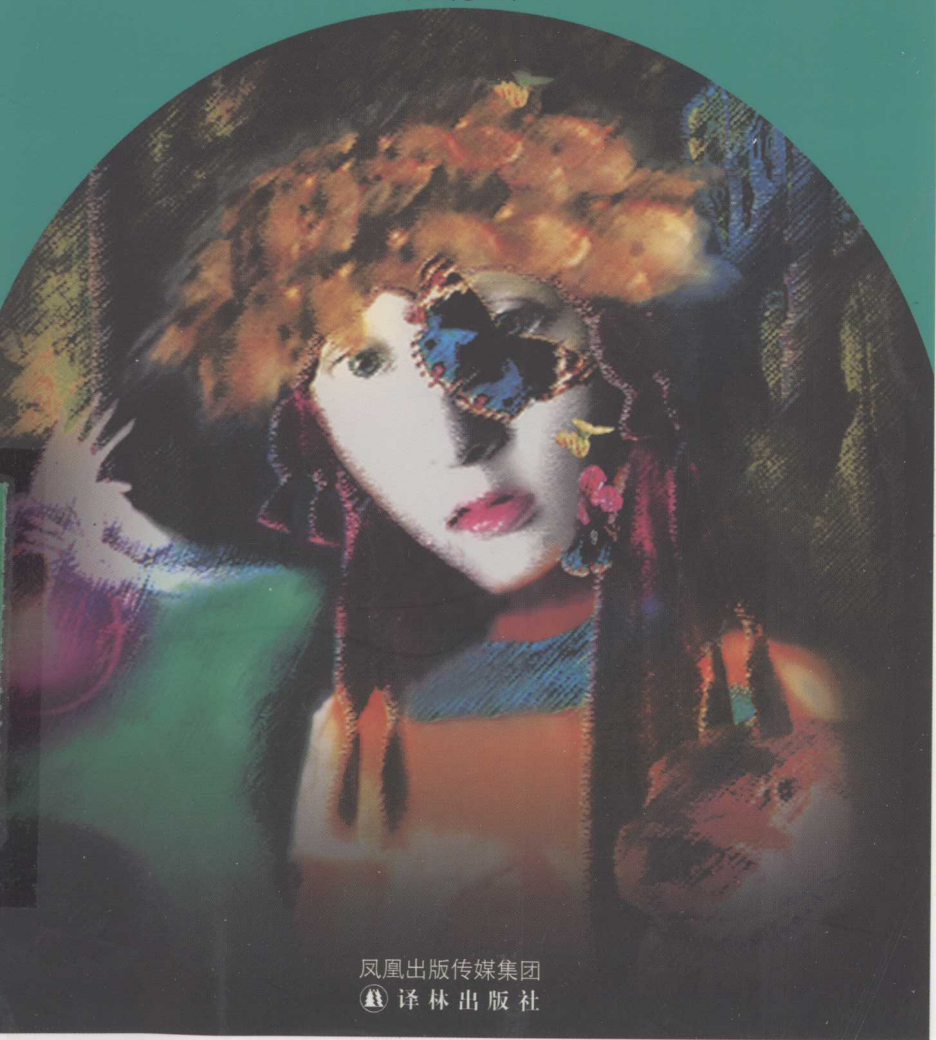


El  
Bosque  
de los  
Pigmeos

森林  
女人  
森林

[智利] 伊莎贝尔·阿连德  
Isabel Allend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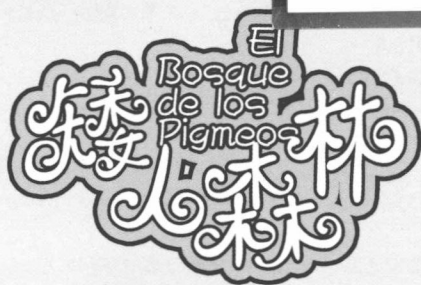
陈正芳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I784.45  
6



[智利] 伊莎贝尔·阿连德  
Isabel Allende

陈正芳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矮人森林 / (智)阿连德 (Allende, I.) 著; 陈正芳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0.8  
(“天鹰与神豹的回忆”三部曲)  
ISBN 978-7-5447-0253-9

I. ①矮… II. ①阿… ②陈… III. ①长篇小说—智利—现代  
IV. ①I784.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34748 号

El Bosque De Los Pigmeos by Isabel Allende  
Copyright © 2004 by Isabel Allende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gencia Literaria Carmen Balcells, S.A.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0 by Yili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09-296 号

书 名 矮人森林  
作 者 [智利]伊莎贝尔·阿连德  
译 者 陈正芳  
译稿统筹 张淑英  
责任编辑 薛 飞  
原文出版 Rayo, 2005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1号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6.75  
插 页 2  
字 数 130 千  
版 次 2010年8月第1版 2010年8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447-0253-9  
定 价 16.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与出版社联系  
(联系电话:025-83658316)

# 矮人森林

献给活泉会的费尔南多传教士——  
非洲的传教士，他的精神鼓舞这个故事的产生

# 目次

第一章	集市上的预言	001
第二章	大象远征队	017
第三章	传教士	033
第四章	隔离在丛林	045
第五章	被诅咒的森林	059
第六章	矮人	076
第七章	高颂苟的囚犯	090
第八章	神圣的护符	104
第九章	狩猎者	121
第十章	祖灵之村	132

第十一章	遇见精灵	141
第十二章	恐怖王国	153
第十三章	大卫和歌利亚	163
第十四章	最后一夜	182
第十五章	三个头怪兽	198
后记:两年之后		209

## 第一章 集市上的预言

领队密契尔·穆撒哈一声令下，大象队伍全部停了下来。正午时分开始了难耐的酷暑炙热，广袤的自然保护区动物都休息了。非洲这块土地成为漫流滚烫热水的地狱，生物活动将暂停达数个小时之久，就连鬣狗和秃鹰也得寻找遮阴处。亚历山大·科尔德和纳迪娅·桑多斯共同骑乘一只精灵古怪的公象，它名为可比。几天以来，纳迪娅费尽心力学习大象的语言和沟通的基本知识，终于使可比对她产生好感。纳迪娅在这段长途旅行中，对着大象讲述自己的国家——巴西。在那遥远的国度，没有任何生物像它一样庞大，除了隐藏在难以通过的美洲山脉心脏的古老神话中的怪兽。可比对纳迪娅的珍惜与对亚历山大的厌恶一样多，一有机会就会对他们显露这两种不同的感情。

可比身上的五吨肌肉和脂肪迫使它驻足在小绿洲旁，水洼内奶茶色的水喂养着沾满风尘的树。亚历山大从三尺高的象背跳下，他早已养成了免于受伤的独特方式，因为在狩猎远征的五天里，大象从不好好配合他。此时，显然他不知道可比已经摆好姿势，让他迫降在淹及膝盖的水洼里。纳迪娅的小黑猴儿博罗巴在他身上叫跳着。为了摆脱猴子，一个不小心，失去平衡，他又跌坐在地上。碍于眼镜淌着脏水，视线一片模糊，他举止艰难地爬了起来，忍不住就从齿间迸出对博罗巴的诅咒。他正寻找衬衫未染脏的部分好清洁镜片，背部被猛然一击，整个人又趴进了水

注。可比等待小伙子起身，先回转半个身子，巨大的臀部摆好位置，然后朝对方的脸轰然放出了一个响屁。其他远征队的成员齐声狂笑，为恶作剧大声叫好。

纳迪娅倒是不急着下来，她要等候可比的帮忙，以便可以高雅地踏上路面。纳迪娅会踩着大象弯曲的膝盖，靠着象鼻的支撑，以舞者的轻盈翩然着陆。大象对其他人可没有这般情感的待遇，即便是对领队密契尔·穆撒哈，也只有尊敬，没有亲昵的感觉。它是一只很有自我原则的动物。平时可比和其他大象做一样的工作，背上载着观光客散步，报酬是一顿丰盛的美食和泥巴浴；它的另一件较为特殊的工作，是在马戏团里耍把戏，报酬是一把花生米。它喜欢吃花生米，这是不容否认的，但是它更喜欢整人游戏，比方说捉弄亚历山大。若问它为何不喜欢亚历山大？它也说不上来是什么原因，就是不对味。那男孩总是在纳迪娅的身边，让可比很心烦。想想在十三只大象的队伍里，亚历山大却偏偏要和女孩骑乘一处，用这种方式夹在他们两者之间，是有点棘手。难道他不知道他们需要独处好交谈吗？结实的撞击和迎面的臭屁有时候是那家伙该受的惩罚。现在纳迪娅踏上了坚实的地面，她在象鼻上回报一个热吻，可比不禁吐出长长的气息。这女孩总是举止有礼，从不用花生米来贬抑它。

凯特·科尔德戏谑道：“这只大象爱上纳迪娅了。”

博罗巴可不喜欢把可比和它主子扯在一块儿。它焦虑地注视着、观察着。纳迪娅热衷学习非反刍动物的语言，对它可能导致危险的后果。她不会是想换掉原来的宠物吧？为了夺回主人对



它全部的关注,或许到了假装生病的时候。但是它又害怕会被关在营帐里,反而失去在原始林中意趣横生的散步。这可是看到野生动物的唯一机会;另一方面,它也不愿意自己的视线远离了争宠的对手。它双手勾挂在纳迪娅的膀子上,宣告这是它的权利,从那里给了大象威胁的一拳。

凯特接着说:“这猴子吃醋了。”

将近两年和猴子同住在一个屋檐下,老作家早已习惯博罗巴阴晴不定的脾气,就当是家里多了一个长满长毛的小男人。跟小猴儿住一块的起因是这样的,纳迪娅接受她的建议到纽约来念书,并且共处一屋,唯一的要求就是需要博罗巴同行,他们俩一向不曾分开过。他们是如此依赖对方,以至于校方特别许可,让博罗巴可以同她一块儿入校。这是史上独一无二的一只猴子,在纽约的教育体制内,进入正规的课堂。倘若猴子能够阅读,凯特将不以为奇。她曾经做过多次噩梦,梦中博罗巴戴着眼镜坐在沙发上,一只手端着杯白兰地,正读着报纸的商业经济版。

凯特细细察看亚历山大、纳迪娅和博罗巴三者怪里怪气的组合。小猴子嫉妒任何接近主人的生物,起初,不可避免地敌视亚历山大,一段时间后才善待之。或许它知道,这个情况不允许它像往常一样,对纳迪娅下“要他或是要我”的通牒,大家都知道纳迪娅绝不会放弃他们任何一位的。凯特还注意到这两个年轻人,一年来改变许多。纳迪娅满十五岁,而她的孙子满十八岁,已经有了成年人的体态和稳重。

纳迪娅和亚历山大也感受到这些变化。在不得不分开的日

子里，他们通过电子邮件疯狂而执著地联系着。他们的生活是在计算机前敲着键盘，展开无法结束的对话。从日常生活中索然无味的鸡毛蒜皮小事，到青少年特有的愁滋味，都在计算机对话中分享。他们常常互寄照片，因此当他们面对面相见，检视彼此成长多少时，竟没有预期的惊讶。亚历山大像一匹疯长的小马，已经有父亲一般的身高。他的五官渐次定型，最近几个月，开始需要每天刮胡子。对他而言，纳迪娅也不是几年前他们在亚马孙河初识的模样，当时她瘦骨嶙峋，耳上挂着成串的鸚鵡羽毛。现在已经可以预见到，不消多久，她就会是个成熟的女人。

奶奶和两个年轻人在非洲的中心会面，首次骑乘大象长途观光。让观光客骑大象长途观光的想法出自密契尔·穆撒哈，一个留学伦敦的非洲自然主义者，他觉得大象远征队是接近野生动物最好的方式。非洲象就像印度象，以及世界上其他的大象，是难以豢养的，但是凭着耐心和谨慎小心的行事，密契尔·穆撒哈办到了。广告的小册子里，只有寥寥数语的解释：“大象是环境的一部分，它的出现拉近和其他动物的距离；不需要汽油，也不需要公路，不污染空气，也不引人侧目。”

当凯特·科尔德受托写一篇相关报道时，正与亚历山大和纳迪娅相聚在金龙王国的首都——敦卡拉。他们是受迪巴度国王和贝玛皇后之邀，来认识他们的第一个儿子，并参加新的龙雕像揭幕典礼。龙雕像的原作在一次爆炸中毁损，凯特的珠宝商朋友仿制了一模一样的雕像取而代之。这是第一次，金龙王国的人民有机会目睹传说中的神秘宝物，以往只有加冕的国王得以见到。

迪巴度决定在皇宫的厅堂展示黄金雕像和宝石，好让鱼贯进入的人群表达他们的赞叹、置放鲜花和蜡烛的献礼。这是一场绝妙奇观。置放在彩饰木质底座上的龙雕，百盏灯泡的光芒照耀其上。四位站岗的士兵，身穿华丽的古代制服，头戴插着翎羽的皮帽，手握装饰用的长矛。迪巴度不允许以保证安全为由的军人阵仗冒犯人民。

刚刚结束雕像揭幕的官方仪式，凯特·科尔德就被告知有一个来自美国的电话要找她。这个国家的电话系统是老旧过时的，国际通信简直是一团糟。所幸经过不断地吼叫和重复，《国际地理》杂志的发行人终于确定，女作家已经了解她下一件工作的属性。她必须马上出发前往非洲。

她解释道：“我必须带我孙子和他的女朋友纳迪娅一起去。”

发行人从遥远的星球回答：“凯特，杂志社不会负担他们的费用的。”

她回吼道：“那么我不去了。”

如此这般，几天后，她到了非洲，两个年轻人随行在侧。另外有两位一向跟她工作的摄影师在那里会合，一位是英国人，名叫提摩西·布鲁斯，另一位是拉丁美洲人，名叫约埃尔·冈萨雷斯。女作家曾经承诺过不再跟她的孙子和纳迪娅一块儿旅行，因为前面两次的旅行都相当惊险。但她思忖这次非洲的观光行程，似乎看不出有任何危险。

当飞机抵达肯尼亚的首都时，密契尔·穆撒哈的一个职员前

往迎接这群探险的成员。有鉴于这一趟要人命的旅程：搭乘四个航班的飞机、跨越三大洲以及飞行数千英里，工作人员致上热情的欢迎后，便将众人带往旅馆休息。次日，大家早早起了床，在小飞机启程狩猎之前，参加城市的一日游，他们参观了博物馆和当地的集市。

集市位于贫民区，为茂密的植物所环绕。未铺路面的陋巷挤满人群和车辆：超载三到四人之多的摩托车、乱七八糟的公交车、由马车夫驾驶的货运马车。集市还提供了种类繁多的农产品、海洋产品和人工制成品，举凡犀牛角、尼罗河的黄金鱼到武器类的走私品，一应俱全。成员们约好一小时后在某特定的转角集合后，各自散去。说比做还容易，因为在骚乱喧哗的集市是难以知晓所在的位置的。亚历山大怕纳迪娅迷路或是被人群踩压，便牵着她的手，一起行动。

集市展现了非洲文化和种族的多样性：沙漠的游牧民族；骑着配备齐全的马匹的瘦癯骑士；缠着头巾，露出半边脸的伊斯兰教徒；双眼热情、脸上有蓝色图样刺青的女人；裸裎的身上涂满红土和白粉的牧人。成群的赤脚孩童在狗群间跑来跑去。女人们可视为一种奇观：有些女人头上缠绕着炫亮而色彩夺目的上过浆的头巾，远远望去好像船只扬帆；有些人头上剃得光光的，从双肩到下巴则是不可计数的项圈；有些人身上包裹着一尺又一尺花色鲜艳的布匹，另有些人几乎是一丝不挂。空气中充斥着持续不断的闲谈杂音，各地方的语言、音乐、笑声、声嘶力竭的喊叫声，以及当场宰杀的动物的哀嚎声。黑色秃鹰低飞在半空中，正

好可以实时攫取被宰动物的内脏。只见鲜血从肉贩的桌子流下，继而消失在地上的尘土中。

亚历山大和纳迪娅边走边赞叹这个充满色彩的盛会，他们有时停下脚步，为了一只玻璃手镯讨价还价，品尝一块玉米饼，或是用刚刚在机场购买的傻瓜相机拍张照。突然他们的鼻子撞上了鸵鸟，鸵鸟的双脚被缚，正等待未知的命运。这只动物比想象的高大和强壮，它从高处，以无比蔑视的姿态俯视他们，在毫无预警下，弯下长长的脖子朝博罗巴啄了一口。博罗巴跳到亚历山大的头上，紧紧捉住他的双耳。小猴子巧妙地避开了致命的一击，像疯子般地放声尖叫。鸵鸟扑打它那双短短的翅膀，向着他们猛冲过来，一直到达锁链羁绊它的距离。纳迪娅挥舞她的手臂抵挡这出其不意的袭击，而约埃尔·冈萨雷斯适时出现，他用相机捕捉到亚历山大和猴子惊愕的表情。

约埃尔宣称：“这张相片将刊登在《国际地理》杂志的封面上。”

逃离目中无人的鸵鸟，纳迪娅和亚历山大拐过街角，立刻发现市场上的巫术算命区。那里有施魔法和施妖术的巫师、预言家、拜物教徒、巫医、放蛊人、驱魔者和巫毒教的巫师，他们正在四角撑起的遮阳篷下为客人服务。他们来自数以百计的部落，演练着各式各样的祭典仪式。这两个好朋友穿梭在这些窄小的街道，始终不敢松开握紧的手，在一些摊位前他们停下脚步，看着浸泡小动物的酒精细颈玻璃瓶和爬虫类标本；驱除邪恶之眼和

爱情诅咒的护身符；治疗心灵和肉体的草药、药水和香脂药膏；帮助做梦、遗忘和苏醒的药粉；用来献祭的活生动物；免受嫉妒贪婪之害的护身项链；写信给死人的血液墨水；最后是为了减缓生命恐惧的奇幻之物的巨大宝库。

纳迪娅见过巴西巫毒教的仪式，也差不多对这些象征物习以为常，但是对亚历山大而言，集市的这一区简直是个梦幻世界。他们在一个跟其他不一样的摊位前停了下来，那是用稻草秆堆砌的圆锥形棚顶，悬挂着几片塑料帘幕。亚历山大弯下身来想一探究竟，猛地一双强劲的手拉住他的衣服，将他拖拽到棚子里面。

在棚子的尖顶下方，一个身形壮硕的女人坐在地上。那是一座头上用绿松石色毛巾加冕的肉山。她身穿黄蓝色系的衣服，胸前挂着一圈圈色彩缤纷的项链。她的工作是灵媒，游走在精灵的世界和充满物质、预言和巫毒巫术的世界。地上有一块黑白绘图的布巾，各种体态的木雕恶魔和神像环绕其旁，有些雕像沾满献祭动物的鲜血，有些雕像插满钉子，与雕像在一起的是供奉的水果、小麦、鲜花和金钱。那女人抽着卷成圆筒状的黑色烟叶，浓厚的烟味把两个年轻人弄哭了。亚历山大企图松开那双紧箍着他的手，但是女人突起的双眼瞪视着他，同时发出深沉的咆哮。年轻人记起这是他的图腾动物的叫声，是他在灵魂出窍、身体异形时听到过的声音。

身旁的纳迪娅大叫：“这是黑色的神豹！”

女巫师强迫这个美国青年坐到面前，她从袒露的领口拿出

一只破旧的皮革包包，将包包内的东西全倒在那块黑白图案的布巾上。都是一些使用过多而油光滑亮的白色贝壳。她开始用自己的语言咕哝起来，咬在齿间的烟卷未曾松脱。

亚历山大变换着用法语和英语问道：“你说英语吗？”

为了方便沟通，她夹杂着英语和非洲土语回答：“你来自另一个地方，很远的地方。你想要从班黑斯嬷嬷这儿得到什么？”

亚历山大耸耸肩，露出紧张的笑容，斜眼望着纳迪娅，看看她是否了解发生的这一切。女孩从钱包里拿出几张钞票，放在奉献金钱的番瓜里。

女巫对着亚历山大说：“班黑斯嬷嬷可以看穿你的心。”

“我的心有什么？”

她说：“你想找一种药，为了治疗一个女人。”

亚历山大喃喃自语：“我妈妈已经没病了，她的癌症已经治愈了……”他很惊讶，不明白远在非洲集市的女巫，怎么会知道母亲丽莎的事。

班黑斯嬷嬷说：“总之，你对她放心不下。”她用一只手摇晃贝壳，像是掷骰子一般，补充道：“你不是那个女人或生或死的主宰。”

亚历山大忧愁地问道：“她可以活下去吗？”

“如果你回到她身旁，她将会活下去。如果你不回去，她将会忧伤致死，不是因为生病的缘故。”

年轻人大喊：“我当然会回家啊！”

“这不一定。你将遇到很多危险，不过，你是勇敢的。善用你

的勇气,否则就是一死。”女人慨然陈词并指向纳迪娅:“这女孩将会跟你一起死。”

亚历山大问:“这是什么意思?”

“你可以造成伤害,也可以成就好事。成就好事不会有报偿,只是你心灵会得到满足。有时候会有挣扎,你必须自己作决定。”

“我应该怎么做?”

“班黑斯嬷嬷只能看到人的内心,不能指示道路。”她转向已经和亚历山大坐在一处的纳迪娅,将指头放在女孩两眼之间的额头上,说道:“你是神奇的,你有鸟类的视觉,可以看清楚天空,可以看清楚远方。你可以帮助他。”

女巫闭上双眼,身体开始前后摇晃,汗水流满了她的脸和脖子。天气热得让人受不了。集市的味道蔓延到他们的鼻中:腐烂的水果、垃圾、血腥和汽油的味道。班黑斯嬷嬷从咽喉里发出声音,是来自五脏六腑、深长而沙哑的哀鸣,逐次升高的声音,终至震动了地板,像是来自地心一般。亚历山大和纳迪娅头晕目眩直冒汗,他们害怕自己元气尽失。在这一方小小的空间,烟雾弥漫,简直令人无法呼吸。他们益发惶惑,企图逃脱,却无法移动身子。鼓声震天响着摇撼他们,狗的嗥叫历历在耳,苦涩的唾液充塞嘴巴,面对这两双不信任的眼神,巨大的女人缩小到看不见,如同泄了气的气球。取代女人出现的是一只神话鸟,一身光辉耀眼的黄色和蓝色羽毛,头顶着绿松石色的羽冠,这是来自天堂的鸟,它展开彩虹的翅膀怀抱他们,带他们飞升上天。



的两条线，在光彩耀眼和波浪起伏的万花筒里，以令人震慑的速度变化着。他们变成烟火的光芒，身躯被火花消融，他们失去了对生命、时间和恐惧的认知。接着火花将他们汇集成电流的旋风，他们再度看到自己，像是飞翔在万花筒里梦幻图形间的两个小点。现在他们两个是手掌大小、飘浮在恒星间的宇航员。他们感觉不到身体的存在，但是模糊地意识到身体的运动和彼此的连结。他们抓牢身体的联系，因为这是他们尚存有人性特质的唯一证明，握紧的双手，让他们不至于完全迷失。

绿色，他们坠入一种绝对的绿色里。他们开始像火箭般落下，当不可避免的撞击来到，颜色消散了，他们没有摔碎在地上，反而像羽毛般慢慢向下飘落，淹没在一片荒谬的植物丛中，棉花状的植物群生长在炎热而潮湿的其他星球。他们变成透明的水母，溶解在那里的蒸汽中。在这种胶冻的状态下，没有骨头支撑身形，没有力量自卫，也没有声音可以喊叫，死亡、鲜血、战争和像绸缎般的森林等一连串粗暴的影像，快速地显现在他们面前。接着列队前进的幽灵队伍进入眼帘，幽灵在大型动物的火焰之间拖曳着步伐。他们看到一筐筐装满人手的篮子和鸟笼里的女人及小孩。

刹那间，他们重新变回自己，恢复以往的人形。那时候，伴随着最糟糕却清晰的骇人梦魇，他们面前出现了来势汹汹的吃人魔。吃人魔长有三个头，满身鳄鱼皮。三个头彼此相异：第一个头有四只角，披着粗硬的狮子鬃毛；第二个头是秃的，没有眼睛，鼻子不断喷火；第三个头是金钱豹的颅骨，长着沾染鲜血的犬牙和